

亦
有
生
齋
集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十五

武進 趙懷玉 億孫

碑記

常州郡城普濟堂碑記

代

國家於直省郡縣建設養濟院惠利惇獨制軼三古其民間
釀金所建則爲普濟堂遠而京師近而省會所在有之蓋卽
周官黨使相救州使相賙之義由切近而廣

仁施意至美也常州郡城之設養濟院所從來頗久補額增
費略無遺憾而普濟堂獨缺焉未興乾隆甲午郡人董君達
存等募擇城東元妙觀隙地鳩工築室以經費莫籌遂遁中
輟余守常四年時以爲念會旱災籌賑募義者踴躍捐輸全

活甚衆事既竣復合餘力得萬餘金請興是役余嘉其意亟
募俸入資之添建宇舍議立規條以萬金貯之質庫權其子
母俾誠篤者謹司其事擇節以俟擴充其所措置則視無錫
金匱酌劑之二邑者亦余往歲因興議所籌建者也以十餘
年畏難未克成之舉奮然事集於一旦雖董君始基之力不
容泯然非都人士沐浴

聖澤電勉好施曷克臻此劉貢父所謂事有可繼者君子繼
之不必其肇於已而後爲功也經始於乾隆五十一年十月
工甫興有轉槽雨浙之

命郡人謂余實綱紀其事謁文永之余惟普之爲義博也徧
也三代之盛民能自遂其生而猶不能必顛連無告者之皆

遂故拳拳於賑窮卹貧以補天地之憾常爲東南大郡所轄
八邑就郡治二邑計之戶口不下數十萬普亦豈易言哉惟
策其力之所可逮而勉其心之所欲爲則觀感奮興一隅可
愾乎天下人或者許其心而亮其力爾抑又思之事難於創
尤貴於因司徒十有二教日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以誓教恤
則民不怠尸子曰爲善無基義乃繁滋所願二三君子繁滋
其義交贊而引申之而繼守是土者之以民爲心各務乎教
之所亟也舊屋四十楹庖小僅足棲貧者今又添構二十五
楹爲門爲堂爲寢爲庖漏井溷規制塵具統計磚甃木石之
費凡若干緡與其勞者則郡人士某某也例得書

重修觀莊祠堂碑記

代家君

先五世祖贈資政元台公於前明萬歷中取年月日時四丁未格構書屋於觀莊舊宅之西顏曰蕤蘭所以期待子孫意有在也自兵部公以來代守無恙雍正間先府君遠宦楚中屋日就圯族人某託言繕葺攘爲已有迨先府君備兵浙東旋理嵯驛去家漸近輾轉數年始還舊業念元台公爲發祥之祖所自出而一椽之遺永保匪易乃捐宅爲祠祀元台公以兵部公兄弟配焉時乾隆八年冬也迄今四十有餘載雖設歲修經費不足漂搖風雨復就頽廢每過祠下怒焉疚心因思先府君獨創此祠今日之事府君後嗣事也乃與兒子豐玉桓玉兄孫學濂共議修復斬板幹陶瓴甃經始於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越明年六月仍取四丁未格上梁及秋而

後歲事享堂之下翼以兩廡門庭庖井次第畢具於是不特
妥侑神靈而子姓之趨踰者齋宿有所俊秀者講菴有地矣
至於祀饗之期遵籩之數題署之文一仍舊貫不敢易焉嗟
乎先府君自通籍以至歸田編輯譜系講明宗法創建祠墓
哀刻遺文其於闡述祖惠耆如飲食力可以任未嘗諉謝凡
爲先府君後嗣者卽未能事事克紹可不常存是心斷免墮
越先澤故是役也計費錢十五萬有奇某居城中未得時省
其事鳩工庀材朝夕不暇則族父文學秋澤之力居多文學
兵部公弟吉甫公後也例得書

劉先生祠堂碑記

吾郡故有總司徒廟自陽湖縣分治改爲城隍神廟廟側肖

定陵時自楚來寓工醫而名未著歿後三十七年杭州巨室子病危一人踵門曰我劉雲山也投七藥霍然贈以金不受曰可尋我於常州總司徒廟巷後巨室子來始知雲山已死見其像宛然乃大駭陳舍人玉璫記其事於是邑人共神之人有疾署其門曰劉先生請進堂中焚香設茗以待先生或至或不至至則夢中授鍼藥病立愈於是病者之家人人意中若有劉先生者已酉夏余患胸中氣幾死屢禱而無夢一夕家君夢人儼然造庭相告曰肝脾實相表裏治肝必本治脾先儒有言氣以成形理亦賦焉俗醫豈不知耶覺而異之余病亦尋愈意者其先生與按周禮天官醫師十失四爲下

於此可以知古技術之精自醫師失職庸醫迷迷殺人律雖有條而暗爲所賊者不少使盡得如先生補其憾豈復有天枉其生者雖然使先生當日得行其術如倉公扁鵲之流名列史傳沒後或未必神其所以神由其初之名未顯也人之抱蘊就其大小終不可遏遏抑既甚光燄愈烈文章志節之士何莫不然余嘗見先生畫像天啓間僧月皎作風貌清古類有道者金忠潔公鉉贊之曰行方志圓膽大心小又曰佛手儒醫今人古道其爲公傾倒若此則先生所負或不止於醫特託醫以鳴者乎乾隆辛卯三月城隍廟災先生像獨未毀匠人重新之腹中得一紙載先生名朝字字濟字雲山其號湖廣江陵人近邑人又於定安西鄉蹤跡得其墓舊志墓

失載且譌爲江陰人蓋偏徇之誤也會邑人鼎新其祠來謁
余文遂書之以告葺志乘者乾隆五十五年秋八月記

重修博山縣學宮碑記

博山故顏神鎮當青州右界舊隸益都爲往來孔道川巖之
淳時民物之殷賑地雖一隅襟帶齊魯人才輩出焉雍正十
二年割益都萊蕪淄川鄉社以益之始設博山縣學當其爲
鎮時已建學宮相傳創自元元統中前明屢加繕治入

國朝一修於康熙甲辰再修於甲午三修於乾隆丁亥迄今
又三十餘年矣雨淋日炙殿宇摧毀校官與邑之人咸憂之
而工未克舉會歛縣汪君正燁來宰是邑下車未久政通人
和慨然曰經正則庶民興教化之道莫先於庠序廢而不葺

非令之責乎一時聞者輸金恐後凡椽棟之小者易而大之弱者易而堅之若楹若坊之木者皆易而石之又從而雕繪之巍然煥然瞻視爲之一肅計費白金千八百兩有奇經始於嘉慶四年九月至六年冬而告竣今之司土者簿書期會日不暇給往往目此爲不急之務士大夫又多篤信二氏遇雞園鶴觀弗惜傾厚貲而聖賢俎豆之地則任其頽敗而不顧豈非本末倒置重爲有識所恥哉若博山者可以風矣是役也汪君實主其事訓導劉梅舉人錢廷鈺恩貢生呂錫發議於前訓導張榜力贊於後兵部主事蔣天鈞布政司經歷錢永紀首倡捐金大理寺評事蔣天鈺又獨修太和坊而監工役者則廩貢生徐聖符也例得附書俾有所考云

重建陳渡橋碑記

吾郡橋之近郭而最著者以陳渡爲稱首橋故以石爲之後
易以木明嘉靖丁未浮圖人德山協衆建造始還舊觀唐襄
文公順之爲文記之越二百三十四年至乾隆庚子鄉人岳
德明輩以面石剝泐捐貲贄治程文恭公景伊復紀以文今
又二十五年矣橋之趾漸圯僉謂非重建不可於是鄉之善
士曰某實倡修之某等出貲尤厚某等弗憚勞勩以襄厥成
餘則按戶集費靡不踴躍經始於嘉慶七年十二月明年十
月工竣高廣之制視昔有加凡木石之材匠作之直計錢二
百二十萬有奇吾友李君慶來謁予文勒石夫橋梁之隳長
民者之責也襄文前記所謂耽耽而居飽食以嬉者固不足

道卽號爲能吏亦役役於簿書期會未暇苟及且經費無出
孰不能不資之於民民又鮮克好義故舊蹟日就廢墜所在
而是有心者過而生歎卒亦莫由致力使盡如此鄉之人之
所爲而廢有不興墜有不舉者乎然則陳渡雖一橋可以爲
四方式矣橋之東有襄文讀書處名流多喜卜居於此李君
卽其地人抑又思之是役或輸財或勤力皆能媲美前人之
善舉獨唐程二公名德貴顯以予之無似而濡筆繼其後則
重滋媿慙豈李君之所取固別有在耶因書其顛末并列在
事諸姓名於其陰俾後有所勸焉

重修上海城隍廟西園湖心亭碑記

城隍古坊庸之祭也一方之水旱疾疫神實司之必安其神

而後人民安雨暘若故廟制類多崇煥以予所見蓋無出松江之上海者廟西有園地極爽塏壘石爲巖疏泉爲沼遊者曲折不能盡而湖心一亭尤據其勝左右遐矚可以收全園之景亭構於乾隆甲辰前大理卿陸君錫熊嘗爲文以記歲月寢久雨淋日炙堅者損華者敝前記所謂曲梁之楯亦摧拉無存且有欲於中張肆者邑人憂焉初嘗有禁約勒石迺告諸邑侯榜示中禁於是鳩工庀材重加繕葺未幾而訖役堅者華者胥復舊觀瞿君應源實任厥勞而經營之費則出於樂輸者時嘉慶十年七月也工旣蒞予適客上海瞿君謁予文紀之子維杭之西湖蘇之石湖皆有湖心亭彼固儼然湖也此非湖曷以稱或者以其水通潮汐彌望渺然爲湖之

具體而遂名之歟抑又思之神人一埋人以安神而安則神必以人樂爲快林林之衆熙攘逞來牲牢酒醴旣致其誠以其暇扶老攜幼相與登臨於此神有不顧之忻然而降福穰穰者哉迺爲書其顛末旣幸勝蹟之克復復喜好善之有人終願邑之人守其前約勿怠勿褻以無負重修之意云爾

重修郡學文昌宮碑

代

周禮大宗伯之職以標燎祀司中司命鄭氏曰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又曰司中司命文昌第四星第五星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文耀鉤云文昌宮爲天府孝經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竝居以

成天象凡此皆指天星而言初未有世人主宰之也至梓潼神晉已立廟自唐以來見於祀典道家謂帝命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元時封文昌帝君天下學校皆有祠祀前明以文昌額其宮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於是天與人始合而爲一則其炳燁於穹壤也蓋已久矣我

朝右文重道度越千古神亦屢著靈異嘉慶六年五月重修京師廟成

車駕親詣展謁

詔各直省一體崇祀牲用太牢行九叩禮儀文更極其隆焉常州學宮之西舊本有廟室宇淺隘每春秋祭日迎神位設書院講堂然後成禮殊不足以肅觀瞻而昭虔恪守土者怒

然於中迺諏吉鳩工重建大殿而改舊殿爲後殿翼以旁舍固其垣墉牲醴可陳趨踰有所庶幾規撫備而妥侑之道得也夫常州爲東南望郡人文輩起拾青紫躋槐棘者後先相望當乾隆戊子己丑間一城之中六卿咸備時稱極盛其後漸衰歎近雖顯秩寥寥而登甲乙科者不乏庚午秋試南榜得十七人畿關得七人是非神之降福我邦有獨厚哉顧榮昌之亟亟於興修者則上以廣

聖化下以勸士行俾人各忠良孝謹以無負冥冥中祿命之所司而仕宦之崇卑科名之多寡猶其後耳是役也經始於嘉慶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葺工於八月二日計費錢九十二萬榮昌捐錢五十萬武進令周燁陽湖令馬紹援各二十萬

用以集事因誌顛末敬告後人并詳稽載籍推原祀典之所由而著天之所以合一者如此

重修太白山神廟碑

代

周禮宗伯禮官之職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元四曰禋山川之祭也春秋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禋之故古有水旱皆禱於名山大川以其能通氣致雨助天布功也雍州之域多山華嶽爲首而終南太白配之蓋莫奇於華莫長於終南莫峻於太白顧華與終南皆見禹貢獨太白闕如前人以悼物當之或不誣歟太白山有湫池挹其水可以致雨故遇旱輒往禱之唐宋以來歷著靈應乾隆五年督臣奏列祀典三十九年前撫臣禱雨有驗奏請封號有

旨封昭靈普潤太白山之神

天章奎藻頒錫頻仍巖谷爲之增色嘉慶十五年教增仰承
簡命來撫秦中是年大旱六月二十日方擬詣湫乞水翼日
樹雨四沛西成告豐十七年六月無雨遣官往禱七月十日
甫至湫池有微雨飛灑十三日大雨遠近霑足十八年又旱
六月杪方自京師述職歸七月六日率僚屬步禱省城太白
廟十三日卽得大雨嗣後連沛甘霖於是秋穀之未播者可
種已種者可耨輿情胥慰蓋下車數載歲事順成邊隅盜謐
全秦黎庶靡弗蒙福雖教增之不德亦克坐享其成非神之
靈貺曷以致此十七年九月嘗親往報祭廟中閱其無人住
持遠居四十里外周遭牆垣多有頽圯窗扉戶牖亦經教匪

蹂躪怒焉久之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
雨乎天下言潤之普也夫神之施澤卽千里百里猶將及之
而胥蠻所在曾無以申安佑何以上體

聖天子懷柔百神之意下殫司土者興廢舉墜之責哉迺創
議重修凡殿宇之廢者整而新之三池石岸之壞者贅而補
之左則增房舍爲官吏休頓之所右則葺道院爲羽流棲息
之地廟在新開山舊無住持有香火地數十畝每歲佃錢五
十餘緡向歸遠門口新聖宮今派住持二人常宿於廟俾謹
啓閉而司灑掃卽以佃錢畀之用資贍養且開山徑之險窄
以便行路建坊於山麓之分道處以與舊山區別工旣訖規
制略備而官民之觀瞻益肅焉經始於嘉慶癸酉二月蒞事

於七月爲期百三十餘日爲費白金二千六百九十五兩有奇董其役者某官某人也例得附書

關中書院主講題名碑記

今天下稱書院之主講爲山長亦曰掌教山長在元仁宗時以賜會試下第者授之於朝列於仕版與今不同唯五代蔣維東隱居衡岳受業者號爲山長其山長所繇昉歟掌教以所掌之職而言古之通稱韋嗣立請崇學校疏云立學宮所以掌教亦不係乎書院唯南唐昇元中因白鹿洞建學館置田以給諸生以李道善爲洞主掌教授則掌教所得名歟關中之學啓自明公舊有正學書院在府治西南爲明公倡道之地元許文正主學事多所造就省臣建議爲書院合祀橫

渠魯齋及鄉人之賢者明督學許孚遠嘗聘禮三原王之士
士頗振興然遺址無存主講已多湮沒今之關中書院萬歷
中布政使汪可受等爲馮恭定從吾講學建也旣而爲恭定
祠旣而爲書院康熙初重修總督鄂善公延盤屋李中孚主
席操志高潔學者咸尊禮之乾隆初永濟崔公紀巡撫陝西
奏添學舍八十餘間時主講爲蒲城李乾一士元嗣是而後
雖約略可數然不能以次遞考矣顧肄業生登甲乙科者類
有題名而主講之姓氏獨闕非所以示後也爰屬同志蒐訪
自懷玉以上凡得十三人詳其爵里勒之貞石以永其傳焉
余於嘉慶壬申夏始來關中甫及月餘遽嬰末疾雖勉課
士幸無曠廢而精力旣減不能與諸生時相淬厲每思少墟

二曲之風怒然久之題名存否似亦無煩過計而所以力疾爲之者誠欲使後之君子循覽是碣知某也嘗有功於此邦某也竟無聞於後世庶幾表率學徒其砥文行以斷不朽母若余之志焉而未逮也是則區區之願也夫

翰 林 院 庶 吉 士 李 士 元

字乾一陝西蒲城縣人康熙丙戌進士

翰 林 院 檢 討 孫 景 烈

字孟揚陝西武功縣人乾隆己未進士

詹 事 府 左 春 坊 左 庶 子 周 資 陳

字人雍正癸丑進士陝西高陵縣人

江 西 崇 義 縣 知 縣 范 泰 恆

字人乾隆乙丑進士河南河內縣人

國 子 監 學 正 戴 祖 啟

號未堂江蘇上元縣人乾隆戊戌進士

內 閣 中 書 吳 泰 來

字啟晉江蘇長洲縣人乾隆庚辰進士

陝 西 定 邊 縣 知 縣 申 兆 定

號鐵嶺山西陽曲縣人乾隆庚辰舉人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編修路

談

字微之甘肅涇州人乾隆辛未進士

安徽旌德縣知

縣劉元龍

字苟伯陝西咸陽人乾隆辛巳進士

廣西南寧府知府前山東道監察御史周道隆

字學山陝西涇陽人乾隆乙丑進士

刑部郎

中周元鼎

號勉齋陝西三原人乾隆辛卯進士

內閣中

書岳震川

字忠幹陝西洋縣人嘉慶辛酉進士

戶部廣東司員外郎楊芳燦

字才叔江蘇金匱人乾隆丁酉拔貢

山東青州府海防同知前

文淵閣檢閱內閣中書趙懷玉

字德孫江蘇武進人乾隆庚子召試舉人

同仁堂捐屋碑記

記曰其人存則其政舉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是邑有善舉必待人而後興又必得地以處之而後事乃集也吾郡東郊有同仁堂與義學共建同仁主貧死之不能具棺者則製

楷給之義學主童蒙之無力讀書者則延師課之向司其事者爲劉總戎烜徐封君文楷與澧吾宗上舍訥皆老而好善總戎旣沒三君繼之歷久弗懈當其未建此堂衆方汲汲是營有天寧寺毘耶室僧滄濤奮然捐其廢菴舊址呈之於縣請建此堂陽湖高侯伯揚極嘉之捐俸百金爲倡衆皆樂從踵事締構次第成之自門屏以至堂室凡二十餘楹粲然整理由是而神之像設可奉人之棲止可安庾貯物料庖湑井涸無不各有其所過東郊者皆嘖嘖於同仁堂焉夫遞修者衆人之力始基者滄濤之功相得益彰胥難泯也雖然獨爲君子有志者恥之當滄濤請縣時基地糧漕亦願永遠捐完在滄濤好善不衰一已擔荷固屬罕覩而諸君之心惻然弗

安且恐無以勸善因告當事以糧漕仍改堂中完納以爲持久之圖而屬余紀之余旣嘉滄濤之倡義於初又喜諸君能成人之美遂錄其緣起而勒諸石俾後之攬者知前人之苦心而有所守焉

碑文

故武進縣知縣孫公祠堂碑

勝國之末我

朝之初吾郡司土之吏耿人心目者厥唯二公爲最著一曰江陰典史闕公應元是能與

大兵相抗率一城之民殉於忠義者也一曰武進知縣孫公是能保餘黎不反援一城之民免於刈戮者也二公者或死

人或活人道雖迴殊而功實相埒閻公明史有傳又易名異代邀

國家褒忠曠典已可無憾孫公則雖列名宦而羣沾弊瀝專祀久虛未足以申酬報無論賢愚貴賤每及此未嘗不疚於中焉當公之攝武進也署知府宗灝貪很險鷲被其禍者踵接人情洶洶灝亦自危會 豫王攻江陰暫駐常州因乘間請曰常民亂萌已形不速屠且立叛 王勒兵欲出公聞急入叩頭流血願以一家明全城無貳志灝怒揮刃脅之左右鞭笞雨下公無異辭賴舊守郭嘉穎都督馮可宗僉謂公言是力請於 王始得免而公已肢體傷殘血殷裾衷矣烏虜向使公言不力吾之先人且不可問何論今日詩云民之父

母記曰能捍大患則祀之生我之德既竝二人廟食之隆不
宜百世哉康熙中先侍讀爲諸生與學校之士具呈當事請
入名宦其入祠之文實出先尙書手嘉慶丁卯戊辰間懷玉
與蔣通判麒昌洪編修亮吉輩屢倡建祠之議欲以西廡隙
地徐君祠址及城北廢廡爲之通判病中猶以爲言惜無後
人繼志而議者旋散費亦不集說遂久寢年來余以病廢不
能兼及戶以外事邑人仍於忠佑廟西偏葺屋三楹奉公神
位於其中爲春秋祭饗之地雖規模塵備而俎豆聿新邑之
人尙依然抱慙將俟羣力稍充擇地另舉亦足徵盛德難忘
秉彝未泯故事雖緩而願卒償也昔大學士劉公綸奉諱里
居余每往謁輒譚桑梓軼事一日言里有楊某嘗赴邗上爲

狹邪之遊妓知楊籍常州喟然曰吾先人亦曾官是土者賦而問之以宗姓對於是知爲灝後嗟乎灝之餘殃若此公之食報寧有窮乎衆以懷玉先世有勞於公屬文以紀之方灝守吾郡郡人嘗爲立石曰常郡守廣陵宗公保全百萬生靈闔郡頌禱之碑蓋脅灝之威迫而貢諛非由衷之論也乾隆中石已磨去不能遺臭今懷玉乃得表公於百七十五年之後事久論定是非益彰此所以力疾握槩欣然任之而不敢以不文辭也公諱振先字光裕泗州人

特贈鴻臚寺卿禮科掌印給事中劉君碑文

君諱謹之字樸夫一字退谷江南武進人也自明以來軒冕相襲銅川之澤六世位非不逢中壘之學三傳名迺益著祖

諱樞封左春坊左庶子考諱星燁工部左侍郎妣夫人余氏繼妣夫人趙氏君夙承門基少稟庭誥岐嶷之質見於髫髻藻炳之文驚其邨塾年二十一中順天鄉試舉人屢以迴避罷禮部試乾隆三十一年授內閣中書舍人又三年入軍機事務殷濬章奏填委穆之應對無廢日得百函文暢才藝所分足了十輩不泄溫室之木時焚高郢之草識者知其遠到焉以繼妣憂去職留侍侍郎公於京師維持煥寒抑搔苛瘥泊公寢疾尤著憂勞衣不解者十旬掌默然於徹旦宗族稱孝人無間言旣而祖考相繼殂謝搢持三喪緇歷七稔葬祭殯禮鄉閭矜式服闋除戶部陝西司主事洊歷本部員外郎中仍兼軍機行走懷攜荃藎出入

綸紵宸飭

禁閤夕翔郎署無廢職焉轉浙江道監察御史遷吏科給事中轉禮科掌印軍機行走如故太微之南明有四宿左掖之邃厚唯八貂不事搏擊人亦知爲鷹鷂翮其羽儀世方目之鵷鷺君旣寅亮天工練習掌故凡有

遺命輒預贊畫皇華被隰使星耀天東至江海南臨滇粵一路罷哭喜亂羊之遂除三訊得情賴神犀之朗燭吏願洗手民無覆盆數其陰德益非眇也逆回不靖狡焉思逞

帝赫斯怒興師六月嘗參大學士誠謀英勇公及尙書嘉勇侯軍再至甘肅飛書走檄盾墨自浮崇論欲議箸籌常借短兵鏖皋蘭之下畫看鯨鯢之屠穹廬支細柳之旁夜聞鼙鼓

之泣君乃奮其壯志益厲戎行孟堅之從車騎遂勒燕然退
之之贊晉國卒平淮蔡雖翩翩之才實具桓桓之概焉大河
南北歲有衝決

天子命大臣星馳履勘君因事建策形之奏記審地推岸塞
麥益薪仿朝宗之置門踵幼度而立埭狂瀾效順曾無久功
前後扈

趾木蘭者十六

盛京者二

南巡者一出盧龍之塞觀混同之江舉秋獮之典則播宣

皇威成謁

陵之禮則闡述

聖孝至於江浙故屬桑梓順道還里比於畫繡自入機庭垂
二十年中外企望有如景慶公卿倚賴不啻臂指同官後起
之士擁節旄致槐棘者不可勝數君獨體大易素履之貞凜
老氏知止之戒夙夜匪懈若將終身嘗曰仕宦而至臺閣不
爲不榮矣尙復何望以視白楊齋畔惠開發低頭之嗟朱雀
桁邊元長激槌壁之歎靜躁之殊豈可同年而語哉積勞逾
時衰微早見縷越強仕鬚髮盡白晚病呀喘遂至縣愒以乾
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卒於京邸春秋四十有九遺命
以弟翰林院編修種之子用錫爲後配恭人湯氏故內閣侍
讀學士先甲女也名父之息端操有蹤冰霜之厲在於平日
君病力篤死志已堅含斂旣憑沐浴自縊春秋五十有一夫

荀采題扉由於奪志房姬割耳乃在盛年若恭人則齒逾五旬身荷

三錫事非橫逆境可優遊乃連其室之歸竟爲我特之殉可謂以松柏之操而兼菴桂之性者矣訃聞

上軫念前勞褒恤奇節

詔贈君鴻臚寺卿

賜賻百金董治喪事恭人竝蒙

特旨旌獎皆

異數也君事父母以孝撫弟妹有恩祿俸所餘散贍嫻族退食之暇枕藉墳典接物泯乎吟域爲善決若江河效吉人之寡辭思君子之情恕與人酬對視若簡闊退省其後謀而必

忠至於事方靡鹽口不言瘁處易競之地而任理棲遲爲後
進之表而秉心沖抑鈞軸重其猷幹僚采樂其和易昔阮瞻
遇井渴而不飲韋叡擲盧反而作塞殆庶幾歎故君之歿公
孤撫膺吏胥雪涕親懿摧痛途人絜歎輿謠輟相無以喻此
初同里大學士程文恭公立朝居鄉卓卓可紀其歿也立弟
子爲後今君盛德無嗣若合軌轍時人以此文恭夫天生卉
木厥有枝葉均受雨露忽分榮枯豈彼蒼之有私信陰隲之
靡定矧捧奠有人本乎同氣刺笄之行顯在中圭蓋烈萃於
一門

褒崇出於同日綽楔過而爭式縣邑祀而必膳可謂榮矣可
謂哀矣豈必推聚昭穆始紹宗祧切近毛裏乃稱天屬哉編

修既命用錫扶護南歸以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葬君翟塹之原恭人耐焉禮也懷玉於君戚在中表交由卅角稔悉行義不忍沉湮爰勒茗琬敞之穹壤銘曰

伊劉之先肇居鳳陽有元至正實始遷常雲搏水擊德及餘慶雷蔣穀魯莫之與京於休鴻臚異質天挺克繼前修慎而思永孝乎惟孝百行斯整弱冠賢書立年華省當階賦藥伏閨含香遂由端公游拜夕郎內贊帷幄外勤邊疆身癯似鶴鬢皓成霜綜君生平國華家寶仁心兼洽沖德自抱疎或無怨睚尤致禱謂宜子孫永錫難老如何頽隕歲斬服官冠紳惟動童豎悽酸温温伯淳翼翼孝先彼尙弗祀其又奚言川迅東流景窮北陸白楊在郊素車轉轂昊穹難諶鍾石徒琢

敬播光塵庶垂芳淑

皇清光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周公神道碑銘

公姓周氏諱興岱字冠三一字東屏世爲四川之涪州人高祖茹茶明湖南路總兵官曾祖儼湖北巴東縣知縣祖琪湖北漢陽縣知縣考煌兵部尙書

贈太子太傅謚文恭前妣文妣方皆一品夫人文恭公七子公其次也少穎悟器局異常童讀書過輒成誦長從錢唐陳太常兆崙遊太常故海內名宿特契之乾隆三十五年中本省舉人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充

國史館纂修官四十二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旋丁方太夫人憂免喪充文淵閣校理四十八年爲山東副考官文恭

公嘗典山東試人以為榮五十年丁文恭公憂五十三年擢
右春坊右贊善明年轉左遷司經局洗馬為陝西副考官遷
右庶子擢侍講學士視廣東學政政尚嚴明釐革舊弊五十
六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五十八年充會試知貢舉武
會試總裁五十九年為湖北正考官六十年授禮部右侍郎
充順天鄉試監臨武會試總裁是歲十一月有

旨南書房行走嘉慶元年蔭一子入官二年轉左時三省敎
匪滋蔓

純皇帝垂問情形公據實陳奏不稍諱飾四年正月

純皇帝升遐

上命權工部右侍郎調吏部右侍郎時方

特詔徵言屢進封事雖家人弗及知也二月兼管樂部事充
經筵講官轉左權戶部左侍郎十二月奉

命祭告川陝嶽瀆因請回籍省墓五年正月調戶部右侍郎
上以教匪滋事以來所過焚掠民人多不得已而從賊迨悔
罪投出而所謂安撫者又有名無實

命公宣

旨贈黃且告地方官善爲經理路出梓潼值賊衆蠶至居民
咸欲走避公於馬上宣布

威德令無播徙以安人心民皆感泣慰畱禮成還涪涪人以
文恭亦嘗乘傳歸里傳爲盛事是役也凡所見聞必以入告
事有不便於民者則移檄大吏除之略見措施焉六月管理

戶部錢法堂事六年爲 殿試讀卷官江西正考官

恩賞黑狐端罩七年正月以典試江西嘗有出示等事降補
侍讀學士是歲當試翰詹公以目疾自陳竝請休致三月復
降編修十年遷侍講十一年擢內閣學士充

玉牒館副總裁十二年授兵部右侍郎十三年權戶部右侍
郎擢左都御史十四年權理國子監事充武會試總裁公素
患肺疾然當官勤瘁未嘗敢以疾辭至是喘頻發因乞假調
攝甫半月遂不起時嘉慶十四年十一月九日也春秋六十
有六夫人杜氏工部主事鶴翔女慈和有家法先公二年卒
子廷授二品廕生工部屯田司主事子女夫也廷掄國子監
生女三壻曰山東萊州府知府張問陶侯補縣丞林蕃舉人

王麀孫九人公姿貌嚴毅望之儼然居官一以文恭爲法兄宗岐亦官翰林早歿任侍郎時請以其階

馳贈友愛諸弟與人交坦白無他腸遇是非所在則面折之弗顧以是或不諧於俗然性好友朋公退之暇招集同志談讌以爲樂而意所激發達達義形於色予出都後聞公時以爲念及長臺端以書抵予問所宜言予以副相非科道比當論其有關大計者公甚韙之平時以廉慎勸其子至卒語不及私以嘉慶十七年二月葬於某鄉之原廷授自蜀貽書請爲文刻於墓道予名位微烏足不朽公而知公之深則未敢多讓也銘曰

繫周之先自楚遷蜀高曾以來蔚爲右族武達文通雲委波

屬伯大司馬立朝惟肅公爲仲子紹庭繼躅考訓聰聽師資
自淑載筆登瀛臨文剖璞四方鑑衡中禁頗牧遂躋崇秩咸
荷

殊暉侍鮮姬媵居謝庭固仰酬

賻遇勿懈宵旰人謂公疎我愛其樸人識公淺我知之孰白
君山峙黃草峽束中有幽宮佳氣攸伏勒茲貞珉以永巖谷
墓表

贈儒林郎管君墓表

贈儒林郎管君以乾隆丁卯葬城東之定西鄉越二十四年
辛卯配安人史氏始合窆焉甲午孤幹珍官京師函狀乞表
其墓君諱景賢字杏儒其先本濠人南宋時有從高宗渡江

者撫常州遂家焉十七世生尙德尙德生陽春以長子紹宣
貴贈正治卿禮部侍郎次子紹怡明某府推官紹怡生鏡鏡
生淑淑生南溪府君棟

馳贈儒林郎君之考也君生而沉默幼不好弄遇人恂恂不
能言事南溪府君及母陳安人尤謹鄉舉後勤學不輟課暇
常作壁窠書行市中人罕識之者友人吳日華以負課繫纒
纒不克試請於宰釋之復闕其貧遂俱雋丁巳試禮部依外
舅史君貽儉居時史官中書愛之逾諸子俸所入悉資甥館
君不名一錢也是科竟下第歸發篋中書誦且泣人方尉惜
之而君病矣配史氏溧陽人父卽貽儉官安陸同知年二十
三來歸動中禮法能得舅姑歡旣寡念門祚單弱龜勉撫孤

以長以教迄於成立南溪府君晚置側室生三子舅姑沒遺
產析讓夫弟喪葬悉已任之自奉尤約食皆粗糲衣則屢經
澣濯紉綴而猶服之及子貴就養京邸安之若初嗟乎自推
官至君六世世有隱德而皆未顯君讀書激發思自建樹居
嘗鬱鬱歎其族做或至中夜涕泣一蹶不售竟以憤終宜乎
不得其身而昌於後也然非太安人善承遺志以搢拄於茹
荼集蓼中亦安能親見其恢宏先緒若此君朗眉目矢聲眩
然生死皆有異徵弱冠爲邑諸生乾隆改元中

恩科舉人歿於乾隆三年年二十五以子貴

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史安人苦節自矢後君三十二年庚

寅卒

詔旌節孝子一幹珍翰林院編修女一適國子監生史汝桂
懷玉閨陋無文何能永君之揚惟念先大父都轉君與南溪
府君交有素而懷玉又與幹珍遊悉遺行弗獲讓遂摭其略
揭於其墓之原

封文林郎湯府君墓表

君諱自銘字西箴先世某自蘇州遷武進考封文林郎誠有
隱德嘗以兄命收寡人責願以己財代償悉燒其券歸君爲
人勇於爲善尤篤至性母病關格且危泣而求醫醫難之姑
尉曰是非藥石所及或禱於神乎因日禱於神誓身代母病
尋已竟閱三歲卒時君年十三耳及長工文爲同里董君瑜
所賞以女字之董故暉高士格弟子於人蓋靳所許可者也

君既肆志於文爲國子監生屢試不遇益務身體力行之學
且有可爲夜必成之然後寢仲兄某負責他適君以所居屋
償責家止其訟寄居家祠初文林君歿諸子析產僅田三畝
穀五斗至是益困无甌石儲泊然不以爲戚少與潘敏惠公
思渠同塾潘爲大吏屢招之不往也里中某以貧鬻妻聞其
哭傾所有以贈弗給勸友人解金繼之其施而不倦類此及
子貴勤約如平時曰吾辛苦一生頗自愛且世有積行或者
後宜昌大乎以乾隆四十一年卒年八十二封文林郎河南
柘城縣知縣以是年某月葬於某鄉之原配董氏封孺人有
家法諳大體戚儔无違言先卒子大奎乾隆癸未進士浙江
德清縣知縣大祁出爲弟某後君始爲宋儒之學晚好禪悅

恆坐臥斗室中余不解禪理以其行推之蓋孝友淳篤君子也葬之明年大奎乞表其墓烏虜吾郡多耆宿以文章行誼著懷玉皆及過從自君歿而老成殆盡矣使其假尺寸柄以欲所施於鄉者施之於政未必不更可述不然而賤瞻宗族恩加鄉閭力足以副雖焚重子父何殊間哉惜皆不竟厥志以老也乃揭之以諗邦人

監察御史吳府君墓表

吳氏之先家宜興自尙寶丞某遷武進再傳而爲大學士太傅文端公一時近宗之以科第顯者幾五十人文學節行又特著焉於是吾郡之推右族者首吳氏監察御史吳府君文端公之曾孫也中書舍人名思之孫候選知縣贈朝議大夫

守相之子九歲能屬文年十四朝議君以

內廷教習歿於京邸君護喪歸禮無隕失弱冠爲邑諸生七
與省試不售雍正乙卯

詔舉博學宏詞大吏以君應未

廷試以五經中順天舉人丙辰成進士分戶部貴州司額外
主事己未遂眞授母恭人春秋高乞假歸省會呈吏議待次
於家未幾宅母恭人憂服未釋海寧陳文勤公世倌謂君有
陽馬才特疏入告君與文勤無相於之雅至是忽登薦牘論
者以爲古人復見云服闋引

見以知縣用授直隸武強移獻縣君敷歷畿輔知無弗爲築
武強城建滹川書院置義倉三倉葺河間獻王陵而訪其後

以奉祀暇則召邑中髦俊與之講肄雖處劇地簿書鞅掌冠蓋旁午不廢也秩滿遷刑部湖廣司主事累遷福建司員外郎陝西司郎中丙子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庚辰掌山西道署工科給事中其在刑部也矜慎庶獄有聽理悉平反之時方嚴盜鑄之令全活尤衆及爲御史請疏通舉班復鄉會試性理論出借平糶常平社倉疏上輒

報可在臺省七年嘗多病喟然曰司諫一官古人比於仗馬可素餐戀乎遂引疾歸素嚴介澹交接人罔敢干以私而厚性寬中不喜爲矯激之行故居官無赫赫聲去之日人輒以爲難及旣里居修宗法繕祠墓表章先人以訓率子弟暇則曳杖郊外流連光景有所得輒宣之於詩居里中十餘載足

未踐有司之庭守令之來一刺外不求識其面也君諱龍見
字恂士累階朝議大夫終於乾隆三十八年春秋八十配恭
人徐氏有壺德先君二十二年卒子男三人端猷端凝端彝
皆國子監生仲子出後公弟諸孫十人曾孫三人乾隆丁酉
葬於某鄉之原君承累代通顯不爲華膺謀壯歲喪室未嘗
置妾媵居京師日屏絕聲氣蕭然如貧諸生懸車後尤自晦
迹邑人數鄉先生之賢者往往道君弗衰會公子某等乞表
其墓爰撫其行俾士大夫之居是土者有所式云

子 猷

姪 學 彭

校字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十五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十六

武進 趙懷玉

墓表

毛先生墓表

吾邑以文章名者自唐襄文順之倡於前後百餘年邵山人長蘅楊學士椿蔣教授汾功相繼趾其盛雖所得不同而挾持既深信皆可垂於世吾師毛先生實受其傳於蔣先生者也予從先生游不以爲不可教顧時時勗之俾漸至于古子之獲有知解者先生力居多先生既沒孤子雲珩函狀以告曰先君於子有一日之長且獨以不朽相期身後文非子莫屬予諾之而未敢率也日月不居墓草已宿表墓石未立能

無疚於心哉謹按其狀而系之曰先生諱穎士字今吾先世
籍隸真定之元氏至正間有祥元者爲常州路推官遂家焉
七傳至給事中憲爲明直臣世稱古巷先生是也祖諱周考
諱秋緇世遂於學先生幼聰敏八歲讀四子書周易竝卒業
及長風氣日上與同縣沈大令濟吾宗兵備翼有三才子之
目名宿皆折節與交年二十五始爲生員又數年餼其廩米
屢薦不售無愠色爲制舉業益勤日必課一菽或兩菽以爲
常旣見蔣先生學爲韓歐陽氏之文工敘事摹繪情狀劇怵
心目當其意得欣戚喜愕舉不足以擬其初也一時銘誄多
出其手故大學士劉文定公尤器之篤門內之行事叔母及
嫡姑咸中禮生平讀書之外無他嗜雖疾病寒暑不輟丹黃

所加一書至十餘過教人每就量之所造而各當其意尤善
講說不復執書有如諷誦聽者恒忘倦惟恐其竟時人比之
隗子牙云在門牆者幾至百人經其指授多掇科第餘亦往
往爲人師嘗曰內重則外輕膏梁文繡非所羨吾自有其樂
耳乾隆己亥以少子雲路死鬱伊致疾遂不可爲春秋六十
有六配周孺人賢明有法先六年卒子二雲玠雲路孫四人
銘曰

清德未耀門祚衰嗇夫遇者昌其辭磅礴鬱積唯所施碑版
四照侯禕而江之左右浙東西足或未歷名則馳經紛綸兮
手澤題得失孰與簞金遺不於其身後庶幾寂寥楊冢陽湖
湄幽宮永襲神靈依我告悼史言無欺

例封文林郎呂君墓表

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吾郡例封文林郎呂君卒年八十有一
是年七月附朱家村先兆又數月孤子榮踵門而告曰禮土
踰月而葬不孝不敢違事嚴未確志墓之石敢乞一言碣諸
原俾先子賴以不泯予素重君無以辭君諱祖輝字杏標自
曾祖以來清德未耀君幼嗜學中夜弗輟母憐而禁之則篝
鐙帳中默誦達旦間居危坐無惰容所交皆一時名宿君獨
以方嚴見憚嘗從父渡江舟覆父踞船背未溺君入水良久
若有人掖之出然父竟以驚悸遘疾歿哀毀泣血目幾盲自
是常禱於神願以已算益母母以壽終未葬而君病且日就
綿悵歎曰死不足畏惟情事未申遺憾地下耳俄感夢徵病

遂瘞其葬父也日者誤擇期犯喪主當大不利衆力尼之君
毅然曰宅兆苟安邊郵利害卒載柩以行中涂遇風雨不得
發越日始克葬生平清約自厲先世遺田十畝高氏所鬻也
初君曾祖以高貧且孝未取其租而高子孫家日充或勸計
歲索之可致富君謝曰使吾當貧積財何益世有悖先德而
能久享者乎大學士劉文定公君故人也屢招之不赴年將
五十鄉之同社皆致通顯生徒亦多擢科第君猶躑躅童子
試且無子嘗曰一衿非榮似續亦難強然詩書之緒梧捲之
澤不能無念使償此二願他葬所冀矣未幾生榮又未幾入
學爲生員兩應省試不復再往及榮舉於鄉賀者在門君反
感然不悅以爲逾分配蔣氏早卒繼配巢氏子榮丁酉舉人

揀選知縣孫二人烏虜自葬法不行士大夫百行不怍惟乞
靈於祖父之枯骸以爲富貴可求繫乎邱墓富貴矣又恐損
其固有之祿位無敢輕議窳窳於是親殯久淹應舉赴官習
以成俗君處卑貧獨能奮起復古至怵以死生而不顧非信
道之篤何以致此榮之準禮而葬其墓承有自乎然壽考令
終子孫逢吉天卒不以茫然之數奪其確然之理人亦宜知
所法而爭相勸矣

福建鳳山縣知縣世襲雲騎尉湯君墓表

乾隆五十一年冬臺灣民賊林爽文起彰化踰諸羅莊大田
據瑯瑤犄角以應其黨曾伯達等南陷鳳山鳳山知縣湯君
死之越三年己酉正月始克歸葬於武進龍虎塘之原孤范

業偕君壻莊宇達來請表其碣懷玉諾之以病未果日月逾邁墓有宿草故人大節耿於心目其敢以不文辭君之在鳳山也秩滿候代屬賊虻蔓延縣故無城僅土垣三尺許君率僚佐募鄉勇日夜爲守禦計一夕酌酒勞客君舉雅俗語爲儻句口占曰今日不知明日事他生未卜此生休與史史謙訝其語不祥君曰人孰無死身旣許國成敗聽之願諸君其相勉爾神色忼壯座客爲之罷酒平明賊果來攻與參將瑚圖禮禦之賊稍卻參將馳馬逐賊去君聞城北有警急馳歸得內應四人立斬以徇方獎厲兵役煮鬻糜飼衆賊已突進北門入縣治典史守獄死閩人王明素負膂力力屈亦死僕林坤手格之斷四指身斫數創暈絕仆地君則朝服坐廳事

手劔擊賊賊刃交下猶瞋目詈不止時惟長子荀業從之官
先以君詩文丹舅弟王松令遠辟身蔽翼其父不去遂同過
害時十二月十三日也君死賊旋散去故吏某等歛之置柩
堂皇君居中典史左荀業右縣民吳世芳訪其元別葬龜山
之麓官兵初復鳳山崧與世芳至葬處蹤跡僕有洪賜者識
君繫髮綫形容亦約畧可辨因併入棺明年三月鳳山再失
縣治焚燬殆盡事平謫傅樞爲良民私葬巡撫懸賞購之不
得五十三年春值清明日崧與林坤酌酒舊所翻視瓦礫復
得君父子骸骨於餘燼中更歛如制當是時臺灣南北守令
丞倅相繼被戕至有爲賊踏頓困辱而後死死而功罪或不
足以相拚者君歿之明年閩中大吏以縣有應解未解之帑

嚴封里中舊廬旋奉

特旨給還又明年督撫上其居官死事狀

賜襲雲騎尉世職

予祭葬此固

聖天子綜核名實獎勵忠義亦君廉惠素著獲上有道故能
純終領聞視矯強倉卒微倖於不朽之託者蓋未可竝日語
矣初君移殯臺灣郡城之南塋見夢林坤曰滯此何爲曷不
速返坤瞿然覺乃謀歸故事沒於官者旣抵里棺例入城君
棺本輒過其家忽重執紼者喘汗悚惕久而後行同里許承
志君莫逆交也客臨清夢與君讌飲酒半君忽高歌多軍中
曲詞甚激楚許聞欲泣君笑曰丈夫亦效兒女子態耶其靈

爽不泯如此君諱大奎字會輅一字緯堂中乾隆壬午舉人
癸未進士卒年五十九配王氏子二荀業國子監生范業孫
二貽汾貽浚女二嫁莊宇選汪世穎皆生員生平攻詩文晚
著彖研瑣譚十卷補遺一卷沒於賊懷玉掇拾奇零釐爲三
卷刻而行之其世系歷官與他行事之可紀詳管侍郎幹珍
所爲傳茲特書其大節及得自崧述與向之傳聞有異者
陝西宜川縣知縣路君墓表

嘉慶七年秋懷玉權守兗州同歲生荆溪路君應彝自京師
致書云應彝不孝奉先子諱卽日南下將謀窀穸事一生言
行不忍湮沒謹函狀乞表其墓按狀君諱學宏字宏劭爲荆
溪世族曾祖迪明諸生好任俠崇禎末衛鄉里有功祖培終

身不應科，目人高其志。父衡，康熙乙未進士，官福建順昌知縣。君在母七月而生，幼孤，有至性。民母湯，生母徐，皆憐愛之。六歲讀孟子書，能說義利二字大義。及長，爲邑生員，以客授爲業。東脩所入，皆贍貧乏。乾隆乙酉，爲選拔貢生。辛卯，中本省舉人。時年已五十餘矣，仍下第。諸公卿爭致門下，俱不就。遊晉楚間，歷主講席，以讀書明理爲務。力挽近今士習，人知講習爲重。有某生不順乎親，君令長跪受教，卒以孝聞。其仕於陝也，歷試山陽麟遊諸縣事。山陽居萬山中，界連楚豫，獄訟繁滋，素號難治。每讞臚，必求其平。有趙成殺死一家，非死罪六人，譏其事於子。其子痛哭，自承成揚揚自得。君覺之，曰：殺人者趙成也。天下豈有子陷極刑，父反有喜色乎？特非一

人所能辦耳有孫四貌兇悍證其子尤力乃引成與孫四詰之遂服罪逆回田五叛盧武攻剽鄰縣麟遊與盧武接壤警報日數至民以承平久不習兵事束手無所計君慨然曰爾曹毋恐當以死衛吾民耳周行山谷設卡站治軍械募敢死士千餘人分布要害躬自巡徼晝夜不息體素豐不便騎從者以輿進輒御之賊竟不敢逼城賴以全膏有武弁拘得回民數人以爲賊偵諜先生曰其色慘其詞直此良民也遽釋去旣而訪之果鄉人之避難者初官宜川積贖纍纍限十日剖釋無留獄公餘振興學校子弟得其造就者不少宜川故有橫渠張子祠久頽圯捐貲鼎新之朔望率諸生行禮爲講正蒙二銘諸篇屬聽者以千計有兄早世事寡嫂唯謹與兩

弟友愛其析產讓而受惡工文章博通篆隸尤精畫理山水
宗元四家寫生類陳道復爲世所重年旣老移疾歸卒年八
十有二配孺人徐氏先卒子五人應求附貢生應祚增貢生
應彝庚子舉人應升應恩國子監生應求應彝出爲兄弟後
孫十二人曾孫四人士大夫讀書未過時往往慷慨自許一
且出身加民而言行多不相契甚有背而馳者若君之訥於
口而遇事有爲非所謂明體達用可以矯世厲俗者歟謹撮
其大者俾揭於墓

奉政大夫封朝議大夫貴州大定府水城通判加同知銜葉
府君墓表

嘉慶九年七月伯舅葉府君卜葬有日孤元符以書來告謂

竈夢期迫不及納銘壙中乞文其碣懷玉弗敢辭府君諱樹
滋字升德自號樗僂世爲吳縣人六世祖初春明萬歷間以
給事中建言訓儲受廷杖贈光祿寺少卿家於是始大由洞
庭山遷居郡城曾祖子循直隸唐縣知縣祖台陽考授州詞
考諱士寬浙江分巡宣紹台兵備道妣郭繼妣顧生妣劉竝
贈封恭人兵備府君二子長爲府君生五月而民母卽世四
歲讀孝經八歲能作擘窠書家有勵志堂榜卽其筆也十九
應京兆試爲都下諸公所賞癸酉乙亥間連遭考妣憂又屢
試弗售諸父力勸進取遂納貲爲同知籤掣四川梟攝忠州
瀘州知州夔州知府所至以廉惠稱嘗自瀘赴夔舟覆蜀江
漂行數十里遇松株逆流上援之得免又嘗忤上官意檄送

兵餉至永昌軍營咸爲危之亦竟無誤念劉恭人在堂因事
歸省歸未幾而棄養旣免喪以前任瀘州失察旗人在境降
補通判揀發貴州累攝清鎮安平知縣黎平知府題署仁懷
通判承運京鉛北行後船過險沉溺撈取十七晝夜弗言倦
語人曰於例可邀豁免然鼓鑄所需力不敢不盡也是役三
歲始竣時家計日落順道挈家人赴黔中途不戒於火長物
盡燬泊然不以介意補大定府水城通判水城故苗疆俗號
難治府君開誠相示衆皆懷畏有盛氣爭訐至公解前輒感
悔叩頭去者倅滿以同知銜畱任初苗民有互佔田畝訟積
數十年不解上官倚府君讞獄畱省會日多未卽勘會巡撫
易任伎其有能聲遽以此劾罷旣而悔之欲爲捐復府君力

辭然貧甚不能辦裝久始得返元符官內閣一就養於京師
獲預千叟宴

賜賚有加及元符出守意樂桑梓遂不果選嘉慶六年十二
月初三日卒於家春秋七十府君爲詩清逸書師李北海畫
山人倪黃兼工寫生他若圍棋鼓琴騎射之屬莫不精肄工
部侍郎劉公星燁歎爲科目所弗及烏乎吾母同產三人仲
舅之卒年裁四十四先宜人見青年六十有三惟府君壽至
七旬然仕宦雖久家無一椽懸車後僦舍靡定每過吳門展
謁見室頗湫溢而夷曠自得以爲濁富不如清貧夫細此者
信彼嗇前者豐後宜乎未竟之緒有人焉起而振之也配恭
人徐氏故吏部尙書潮孫女宗人府府丞杞女賢孝有壺德

漢世重太學太守或自置校官沿及齊梁有儒林參軍勸學從事之目後始遍立庠學以文行兼優者充之顧世多輕視此職其人大都既老得官汲汲以球貧爲務所以課士者制舉業外亦忽不措意豈知宏風訓世政化之原似緩而實急也同郡鄭君年二十四爲縣學生員五十七中本省舉人七十始選授揚州甘泉縣訓導幼有至性受乳必跪嘗割股入藥療母疾居兩親喪毀瘠盡禮教人以孝弟爲本讀書必微之施設使不徒爲空言講貫之精一時塾師無出其右遠近從遊日衆束脩所入分贍戚鄰之貧者里中兩遇旱飢營賑事甚力他如普濟堂敬節同仁寒衣小濟放生諸會靡不悉心經理嘗客授浙江布政歸君景照所浙俗多火葬作火葬

說通禁之嘉興湖州偏災省例但借籽種君請無論鄉園直
按災給賑且曰抹荒如抹焚溺豈可因焚溺之少而不顧耶
布政咸其言卒爲申達大吏行之君之舉於鄉出大興朱文
正公門毋見帆條舉利病或正容進規乾隆六十年大挑舉
人君鬚髮盡白或疑年不實諸賊劉文清公曰此不作誑語
者予視學江左所知遂以校官注選嘉慶元年與于叟宴
恩賚如何甘泉故有忠義祠本主盡失搜剔舊志及應增入
者詳請奉祀其於孝節皆表章不遺又以各郡有卹廢會揚
州獨無與紳士議請於上官籌款舉行顧經費不足時予方
轄揚州固經君屢爲予說欲告當事更籌集費予雖無能爲
力而心則避之君遇事敢言勃懇之意形於辭色然貴人或

有厭其煩同人并有疑其僞者卒之厭者亮其誠疑者息其
謗而後知君之真固不可沒也君於經義多有誤述亦汎濫
他書年雖老日手一編同倦其文與行如此使學校之地設
官盡得如君師道有不立士風有不振哉君諱環字清如以
嘉慶十一年十一月卒春秋七十有七子且興乾隆庚子舉
人且敷及孫良弼皆國子監生門人左輔既具狀初撫部彭
齡作傳貴郎中徵銘其幽良弼又以表墓爲請懷玉與且興
爲同歲生君卒於官實憑含歛遂揭其大端俾天下之任此
職者知所矜式焉

國子監生王君墓表

國子監生王君殿章以嘉慶十四年正月卒春秋五十有四

是年六月孤國棟持狀來告曰他日先考將歸葬於鄉乞所以表其墓者君之先本歛人父曰震贈奉直大夫業禹筵始遷武進奉直以好善聞君孝於親友於兄弟親沒歲時祭祀往往潸然涕下次子娶婦親串咸集忽泣而語其配袁孺人曰汝來歸已不逮事姑今汝及見次婦吾是以悲也弟家暢兄子壽祺皆幼孤撫之成立友有貧而無子者爲之買妾不能歛者爲治槥遺孥無託者爲僦屋性好書畫所交皆知名之士國棟之狀君者如此烏序孝乎惟孝君旣裕其原矣宜倫常之際無施而不得也顧世無尺寸之挾競規進取君則足以求廕仕而泊然寡營以終其身世無儋石之蓄輒慕紛華君則足以致聲色而唯古人翰墨以自遣世無名實之著

妄援勢要君則足以動公卿而獨韋布周還以爲快此非有大過人者哉爰揭而書之俾後之攬者知君之不可及而求君之所以傳焉君諱曰旦號學愚殿章其字子四人國棟其長也

例贈承德郎保舉孝廉方正龔君墓表

君諱烈字仲揚自號楚香龔氏世居吾郡新塘鄉族最盛五世祖孫長始遷郡城考處士君兆慶母薛氏生二子長曰杰君其次也性聰穎而貧不能學與兄竝從王姑受句讀王姑卒乃從鄰塾師時處士君遠客山左賴薛太安人鍼荷給朝夕然或竟日斷炊每自塾中歸往往無所得食而去脩脯旣艱在塾亦不能久因發憤自課年十五稍從里中耆宿遊學

始有得父歿家益貧嘗爲吏傭書值嚴寒君衣單衣曳葛履與數人篝燈一室呵凍疾書指裂欲墮所得日僅數十錢歸以養母其處困如此旣免父喪宗人有爲宿遷校官者乃往依焉宗人亦貧不能兼贍乃以客授爲事君才素敏屬文頃刻輒就於是名譽日噪淮徐道韓公鏐延之入幕韓遷東河道道總督未幾內用繼之者爲毓奇公事無鉅細一資君辦旣而又被議時蘭公第錫官南河聞君名堅致之雅相得自後南河河帥歷有更易無不倚君爲重章奏文移悉出君手佐理宣防者二十餘年其在濟寧也值歲饑大疫道殣相望君告於官爲設藥餌買棺掩遺骸所以埋死救生者無算天性孝友方薛太安人在堂歲必歸省依依如嬰兒服物財用

先以奉兄而後及己嘉慶元年

詔部縣舉孝廉方正吾郡以君與莊君宇達並舉

賜六品頂帶里中以爲得人旣而二人皆不赴人尤以爲難
及君素清羸自母兄相繼沒嘗抱隱痛且值南河河事日壞
欲歸不能勞精敝神遂得咯血症每有奏記猶伏枕作藁病
且劇始力辭歸卒致不起君生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六日卒
嘉慶十六年八月二日春秋六十有一配薛氏子二志岸候
補河東河務通判爲兄後志疇國子監生志埴孫二元鎮元
鑑君工書精鑑別爲詩尙性情不喜鉅釘之學公事畢即手
一卷弗釋或勸節勞曰吾非不知特舍此無以自遣耳嘗讀
張雷墊河防述言見陳天一與斬文襄反復討論言聽計從

當日治河情形瞭若指掌斬之績出於陳之謀居多君主賓
相得不下斬陳然其運籌於幕府者人無繇知卽其子亦不
能深悉陳雖嗇於遇君并言議而晦之爲可惜也君旣葬之
明年余將有秦行志岸以表墓爲請余諾之而未暇以爲及
抵關中甫一月而有風痺之疾沈綿旣久未及屬藁然與君
少同里巷且有世姻念前諾之不可負也用撮其大都錄寄
志岸俾揭諸墓道之石焉

誥授中憲大夫廣東候補道前江西南昌府知府楊君墓表
君姓楊氏諱煒字槐占一字星園五世祖兆魯福建布政使
參議自無錫遷於郡爲武進人曾祖企震直隸新河縣知縣
祖振裕考授州同知考良弼福建涪州場鹽大使君生而穎

異年十七補陽湖縣學生員名在第三時一二名爲君從兄
倫及同姓印曾有三楊之目丁酉中順天舉人戊戌成進士
改庶吉士散館以知縣用選授河南柘城時妖民王景亂初
定民多流亡以時勸耕撫卹備至方旱禱雨輒應又憫濟濱
池邑中田胥被其利調署南邱縣民張景仲一日仇殺十八
人傷六人亟往捕景仲已自投至執兵直入縣門見君伏地
請死曰是二十四人皆漁利虐貧民民負此曹錢僅三百索
利十倍時來詬辱且詈及民母母憤且病故盡殺之君疑非
實曰官非素有德於民民亦安肯來就死地等死耳焉用飾
辭哉然知縣例免官奏上有

旨改革職畱任調固始城圮宜亟脩君恐稽時日捐俸爲倡

不兩月而工畢以母憂去免喪選直隸平鄉擢江西南安同知調袁州巡撫知其能留審積案署饒州知府餘千人黃景成者爲盜賊淵藪黨以千計莫敢捕君至三日卽以計釣致一郡稱神明調署南昌初益州民劉聯登滋事州改爲義寧而匪籍田畝多爲奸民侵占更數州牧不能理巡撫以君攝州事曰此非君不辦君卽日之官剖決新舊獄訟觀者悅服然後出行各鄉據籍履勘無敢欺者萍鄉饑民作不靖守令飛檄中報巡撫令君速往且謂事苟便則爲之母數數請命君召爲首數人責以大義更勞苦之曰大府知汝飢且奏請開倉發粟矣於是袁民歡呼解散大府益契之保堪勝知府南昌闕人例於各府中揀選調補君已奉陞授所遺員缺之

督撫復彙請即以君補南昌運蒙

報可蓋異數也省會事繁庶獄由此定讞君悉心研鞠期於各當後已樂平民朱夢蘭代人輸米稅為姦利巡撫委君與饒州守樂平令參聽讞既定其黨走京師懇控

上命兩江總督提審總督故好事有先人之見欲坐樂平令罪以君嘗承審奏請解任於是率司道坐堂皇儀衛甚盛提審諸守令解任者眾皆屈膝君獨依會典庭參侃侃陳說無所屈總督怒曰是南昌知府逢迎上官攬持審案者耶君曰燁不才承乏首都上官委之聽獄豈能故諛公即燁上官使工逢迎獨不知自公始乎總督大怒罷審越日以承審草率入奏坐革職嗣以

恩准捐復加捐道員分發廣東候補請

訓時

上知翰林出身嘗歷郡縣

諭曰好爲之但正己率屬道比知府易爲也初署南韶連又署高廉時福建海盜蔡牽竄突高廉境君隨總督進勦牽旋逸去君畱廉州防堵久之得替廉州獲盜五百名檄君訊虛實匝月而竣旋署按察使凡兩月餘結案逾二百時廣東彊百張保烏石二爲洋盜分東西路游奕總督百齡公自勦張保檄君仍攝高廉當烏石二與總兵樊君雄楚酌度事機簡練鄉勇外則招徠脅從內則嚴備制禦電白尤盜船出沒君時時畱駐投誠者以千計盜衆相戒不復登岸烏石二之就

戮君實多方招之及將來降張保度先之者受上賞遂先降於香山并誘擒烏石二以自贖使非君烏石二不至張保亦不能速降而君未嘗自言其功且未嘗以大吏之混其功爲言也調署雷瓊往來外洋以搜索餘黨爲事在粵八年權按察鹽運及各道者前後凡十次終未能真授一缺人爭惜之而君所至盡職不以任之久暫岐視也身旣久勞故一病不起君生乾隆十四年八月四日卒嘉慶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春秋六十有六君善書臨池無倦詩敏而富尤好次韻疊出不窮天性不飲而喜酒人饌客必精腴聲色之好畧無矯情與人交一山坦易獨於封疆之威不少挫又能不矜不伐脩然自遠此則意氣識量有以過人而非徒勿視其巍巍已

也在河南兩充鄉試同考官得士頗盛所著有西溪草堂集
若干卷配恭人徐氏有壺德先君十二年卒子鼎高書高皆
候補知府鼎高工五言詩後君二年卒女子子四人陳彬金
孝倚湯貽恩張晁元其壻也孫四人書高既乞訂君詩而墓
道之石未立復以爲請子與君及君從弟煥交自羈貫過從
最數無以辭也爰揭其大都如此

朝議大夫晉授資政大夫揚州府知府伊君墓表

故揚州知府同年伊君既沒其孤念曾持狀過常州曰先子
隧道之文存時嘗以屬憚君敬矣敢復以表墓爲請子不獲
辭君諱秉綬字組似又字墨卿唐末自河南遷福建之宣化
遂爲宣化縣人曾祖某祖某潛德未耀以光祿公貴贈如其

官考諱朝棟起家進士歷官光祿寺卿妣羅氏封夫人生二子君其長也山縣學生中乾隆己亥本省舉人甲辰舉中正榜己酉成進士授刑部額外主事補浙江司遷直隸司員外郎嘉慶元年嘗侍光祿與千叟宴三年典湖南試明年出守廣東惠州甫下車問民疾苦裁汰陋規有豪辱寡婦子予笞荷仗寡婦呼冤君立拘豪詢責民皆稱快倡修學宮建豐湖書院課諸生有程法嘗修朝雲墓於蘇文忠祠沼中得德有鄰堂研人謂文忠以貺賢守云君故練習刑名有重獻總督吉慶公輒以委君洋匪中有被擄服役者二十二人君照律問遣總督以律載三年今逾期欲從重君曰律意重行劫三年概詞耳所以五年者由不能自脫設非被擒又豈五年止

耶卒免死陸豐甲子司奸民聚黨肆劫限期勒贖遲則支解之君請總督發兵速勦幕中容多阻之君不聽總督因問策君曰總兵錢夢虎素著威望同知袁樹悉彼處民情如劄錢駐甲子而令袁曉喻父老使獻巨魁事當有濟從之果送七人出歸善博羅永安之變陸豐不乘隙起者誅此七人之力也歸善陳亞本滋事未發提督孫全謀駐同城君屢請兵不允乃部差役七十餘人夜搗其巢縛其親黨亞本遁設計擒之未幾博羅陳爛殿四將爲亂君又請兵于總督提督設詞阻之兵仍不發亂遂作而君適以博羅絞犯越獄呈議去官士民共籲奏留乃畱軍營辦事當是時大府蒼黃失措提督擁兵不前兵丁卓亞五卓亞佳爲僞先鋒朱得貴爲僞三大

王均通賊搶掠民既死賊又死兵君憤懣請兵愈力遂逢上官怒復以失察教匪劾論戍軍臺會新總督倭什布公平反入告

上以情事與劉清之於魁倫相同免罪回籍同人欣助捐復兩江總督錢保公請發南河時淮南水災君查高寶賑銀米皆親給奏攝揚州

特旨真授每邑置四粥廠經營賑務至廢寢食北湖湯家泮盜藪也糾掠人貨肆其淫虐兵役莫敢誰何君獲其魁數人餘盜解散揚州奸猾擾民者俗號魍魎勾串以書富室者則名塔臺君皆嚴治之風以漸息一攝河庫道再權鹽運使胥稱職旋遭光祿公喪及還閩邑中城圯君出千金倡修上書

大府以不經官不邀議敘不委估核爲請城卒完營秋水園
供母夫人游憩未成母夫人卒改爲家塾榜其柱曰未能將
母園何用且望成才塾有靈其宅有利於桑梓者率力爲之
家居八年朋交敦勸出山遂勉就道中途游歷山水多紀以
詩抵揚州廡黃氏園一時名流酬唱頗洽偶感霜露患肺痿
症卒沒未一月揚州士民羣祀君於三賢祠三賢者宋歐陽
文忠蘇文忠及我

朝新城王文簡皆揚州名宦也君工詩尤善隸法好蓄古書
畫而以前賢手迹爲重頗究性命之學不傍門戶屏謝聲色
食每具蔬曰藉以清吾心耳方君奉光祿公諱余唁之揚州
邵解君以出處爲問且乞審定譔著及君再過常州予方入

關君病於揚則予患未疾不能往問死生契濶傷哉然君雖官至郡守較歐陽蘇王名位俱遜而身後明禋居然竝有千古亦足見民之葬好攸在固不以窮達顯晦論也君生乾隆十九年正月十一日卒嘉慶二十年九月十一日春秋六十有二配李氏封夫人子二紹祖國子監生候選布政司庫大使念曾選拔貢生候選教諭女二一適胡忻一適潘恭淮孫二性存成存憚君嘗於廣東按察司閱君罷官原牘知其始末故墓銘敘之頗詳予特按狀舉其大者表焉

山東莒州知州許君墓表

莒州許君既葬之七年其友李復來來告曰昔許君歸葬期促未及爲隧道之文今長子滯蜀次子又少居官居家之事

漸恐湮沒予與久交知之頗悉嘗疑狀之通敢以相質君爲
昏姻之好盍請一言表諸墓乎予無以辭君諱紹錦字兆熊
一字綱亭先世自歙遷武進祖宏聲甘肅平涼府同知祀名
宦考永蒼山東臨清直隸州知州妣曰黃宜人臨清君故名
進士所從游又多名宿故爲文精敏每拈一題輒成數藝見
者以爲有父風臨清宰歷城黃宜人病內外事悉君主之臨
清以巡撫牽連家被籍禍且不測君周旋患難卒能上請捐
復同時諸人皆引以爲例鄉試三薦不售考授四庫館臚錄
人貲爲知州議敘一等未掣籤河帥蘭公第錫奏留運河堤
工工竣有

官仍留山東地方權鉅野及平度州事在鉅野嘗治蠹役民

以爲快旣而丁黃宜人與臨清君憂君處疊困之後稱貸以營喪葬戚易兼盡免喪歷攝觀城招遠諸縣奏補莒州知州修學宮葺州乘勤於視事積牘一空每牘尾作判頃刻數百言體會事理緣飾經術民皆感服州境遼濶遇拘人量其地之遠近尅期投到嚴杜胥吏婪索之弊嘉慶二年保舉卓異有

旨加級候陞然性素恬退積久不遷八年調署泰安通判十二年奏署臨清州知州臨清先德舊治利弊夙諳君釐革諸務衆不敢欺是秋衛河水漲沙淤漕艘重運半未過牘

上命巡撫親往察視自巡漕以下文武咸集君挑挖疏通運得無誤而勞費已不支矣旋回莒拏獲諸城越獄首犯時布

政與諸城令有連聞之不悅陽獎其能檄令帶犯入省時君
微艱步履將以有疾入計典及辭歸濟南守飛騎至中塗馳
告且屬預爲之地君曰得失有命營何益耶遂封檢倉庫以
俟代者明年各州縣以濫派供應被劾君權臨清亦在派中
應落職則已受替久矣沂素難治君在莒十八年七邑有疑
讞多倚以質成蘭山孫甲與富民杜乙有隙妹與嫂口角自
涇控杜偪姦致死令栲杜不承有責孫之黠者則以官吏受
賄控案久不結君取孫妻女鞠於城隍神庑夜向盡卒得其
情蒙陰秦某憎其壻貧欲退昏不果俟其來致之死而奔其
尸於道壻父控秦而無左証蘭山令某素號能吏亦脫秦罪
而壻父控不已最後委君開檢視原驗之地絕少形迹因粹

至其家見庭中榴樹已鋸一幹其下地色微殷旁有石板邊
啟之則兇刀血衣在焉讞乃定莒有二子之母而改適者後
夫死貧無依欲歸於前子夫之弟利其產絕之於官君察其
隱先召其子曰而欲歸而母乎子與母相持泣君曰再醮而
返例之所無然使凱風七子處此必不以母過絕之也遂判
歸二子爲析產以居其明於折獄而準乎人情率如此性孝
友叔父亦志令番禺有廉名旣罷無家可歸迎養官舍事之
靡謹復爲番禺子孫入貲得徵秩慰其暮年兩姑老而寡護
之終身二姊亦寡媿問無缺一妹庶生爲擇婿贅之曰吾終
鮮兄弟唯此弱妹忍令遠離耶交友能周其急然諾弗苟子
復科生適州判韋君亦生女作湯餅會於座戲言兒女同庚

可作合未幾韋卒君凋卹而送其帑且爲子預訂曰吾不可
以欺死友也嘗謂古云清慎勤績以和厚二字於居官之義
更足又曰有所忿懣事後必悔故生平無疾言遽色遇拂逆
則情恕理遣旣去官僦居沂郡因公賠累至罄其衣飾以抵
又嬰末疾戚戚無歡悰遂至不起以嘉慶十六年十二月八
日卒於沂州寓舍年五十九配同里徐氏先君二十六年卒
繼配太倉趙氏後君八年卒皆封宜人子二復科四川候補
知縣復甲女一適余子戾孫二人余與君交在紀羣間同官
山左過從頗密嘉慶癸亥予奉先君子諱自青州歸里道經
濟南適君在省垣過慰逆旅且令兒子戾出見卽有締姻之
意迨余服除遂介戚友以申前說余嘗勸君於里中早謀數

椽爲歸休栖止計乃卒不得遂至於客死是可悲已然落落
數端已可不朽爰揭其較著者俾永其傳焉

墓碣

國子監生洪翁墓碣銘

國子監生洪翁以乾隆癸未五月卒越十年壬辰孫禮吉奉
其柩葬邑之前橋鄉又六年丁酉禮吉始綴狀乞爲表墓之
文曰以洪氏戚屬莫如趙先子又遇我厚敢以是爲請予無
以辭翁諱公案字封旅世居徽州歙縣之洪源考諱璟山西
天同知府大同君十一子翁其次也衆子散占他籍翁贅武
進亦家焉性孝友十餘歲遭適母喪哀毀成疾大同君官山
西嘗葺城垣歿後部議核減虧帑且鉅萬衆子逡巡莫肯承

翁曰先人之官某獨侍知狀國道不可懸親事不可諉也遂傾其產生平勇於爲義嘗倉卒受人遺孤能不負所諾既鬻宅租屋數椽折縮收席橫雜左右然鄰右告急輒推所有無倦人初笑之旋亦交相稱也配孺人趙氏高祖尙書府君女孫曾祖侍讀府君女懷王之第三王姑也性慈祥攻苦食啖未嘗以門第驕人洪故素封家驟貧泊不爲意先侍讀子女子三人一適宜興之蔣一適盱眙之李懷玉生晚皆未及見孺人次居季又同里恒數數來就吾母語吾家上下多樂其至好譚先世遺事每燈盡燭跋不止孺人卒吾家上下多垂涕吾母告懷玉曰貴而能降富而能貧若孺人者其有之矣孺人之卒先翁十九日年皆七十餘其葬也遂合窆焉子五

人長翰天次翹禮吉父次翔次翻皆卒次翔孫八人禮吉副
榜貢生於諸孫中尤知名方翁之貧且老也十餘年間死喪
相繼人咸疑於積善餘慶之說或不盡然今禮吉獨斤斤於
文章志節顯揚其先如恐勿逮遇雖未達向之疑之者又謂
天之報施信非爭此且夕其昌大若固意中蓋邑之父老年
未中壽已目擊洪氏之盛而衰墜而復振如此也余感禮吉
之志旣撫其畧俾揭之墓而復爲之銘辭曰

奄奄者何山薄日斑斑者何研隄血城戔戔兮松鬱鬱翁劬
其躬兮子孫吉

何布衣墓碣

宜興之萬金鄉有善士焉何姓亮直名靖陶字考某蓄德闡

修不自表暴號訥菴有三子君次居季在母七月而生及長資性端慤讀書之外默坐一室與人言抑然自下然賓客論難衆或不能析其義君從容納釋無不折服屢試有司不遇處之泊然惟汲汲爲善訥菴歿後戚郇逋債三千餘金君悉焚其券償鬻田二頃鄉農之黥者每短其升斗而於良者取盈焉君親課其租而還其盈者曰腴瘠等而租異吾不以汝良而課汝也黥者始漸知媿一寡婦佃數畝十餘年無償君置不責轉賙卹之遇歉歲施楛設糜尤力有夫婦挈子自遠來浮舟乞食未幾夫死君爲具衣棺斂之婦欲鬻子與舟爲歸費納券於君及歸母子相持哭君迺取券焚之而還其舟曰我向受汝券者恐汝子不鬻於我卽屬他人則歸未可必

且不見別離之苦卽歸亦難保後此之不輕棄其子也聞者咸感泣君從姑適朱氏者爲貞女有

旨旌其門家貧嗣子死貞女歿幾不成喪君傾貲以賻進粟主於節孝祠嘗曰事蘄盡吾心以力弋名非敢出也卒年五十一配陳氏有壺德子一人孫三人某年月日葬於某鄉之某原君之壻龔迎恩余同學友也數爲余述其概余維一介之士苟爲善無論久暫人必蒙其賜若君之行義皆世人所難而亦迂其事不肖爲者乃歷數十年如一日非有恆而進於善人者何以及此因揭其墓碑觀於鄉者有所矜式云

趙烈婦董孺人墓碣

孺人董氏父某爲童子師吾郡城東有大井董之族傍井而

居人稱大井董氏孺人卽其家也家貧年二十四始歸於趙夫曰厚澤伉儷甚宜不逮事舅姑事嗣姑能當其意昏數年夫病風痺不能起經營醫藥治餐膳必精腆歷三載未嘗以貧瘁言乾隆甲辰四月夫卒無子孺人悲哀叩心屢欲以身殉及夫葬志愈決嘗吞金耳瑠二金質微得不死乃復以利錐刺其心入寸許血殷襟裾家人大驚急抹之創亦竟亡恙於是其父來勸曰兒縱守貞不渝亦可從容俟從子爲後冀成家未晚也奈何遽輕生自苦乃爾孺人終弗顧但曰兒身已屬趙願大人勿復爲念而已自是恒堅臥旣累月守者稍懈一日忽早起櫛沐顏色温婉如平時婢竊喜奔告其姑姑起人覘之則已就牀第聞自經死時乾隆乙巳正月十九日

也。正死十閱月年三十二與夫死之歲同或曰孺人死固
烈惜遲死數月與旌之例未符使早殉夫其行當益著於虜
人當倉卒變故或爲哀憤所激一死而不得懈其初心者多
矣若孺人以俟夫窀穸濡忍至久名之顯晦一不縈心而卒
出於死其遲也乃其所以爲難乎某月日祔祝家庄祖塋與
夫合窆懷王奉先宜人諱居廡久之始聞此事幽潛弗彰宗
族責也謹論之俾揭諸墓於虜若孺人者其亦可表也已

毛孺人曹氏墓碣

歲丁未吾妻金張兩宜人葬何家邨之新阡同里毛君燧傳
實銘其墓逾年燧傳持其母曹孺人狀以造懷王曰先妣苦
節撫孤志行卓卓臨終語不孝守節婦道之恆不敢望旌但

得有道能文者一言褐墓足矣不孝久藏諸心敢以爲請懷
玉媿其言而無以辭也孺人爲宜興望族父澤咸雍正壬子
舉人生平好爲人舉節家貧至割產佐之孺人幼稟父訓端
操有蹤年十七歸陽湖處士穆相莊無間言事舅姑處先後
胥中禮處士君歿時姑已前卒矣孺人年二十四長子才五
歲季猶在身也旣遭重喪銜哀治事內外歎其有法舅黎明
起櫛沐及所侍舅側未嘗敢坐每進食必當其意後已尤嚴
祭祀聯蒸任無敢涕唾歲時懸處士畫像侍之盡日不離側
爲處士所契厚及臨處士喪盡哀者至則命子弟置欵敬禮
有加見童穉衰經輒嗚咽淚下曰宛似兒輩當年其教子也
不以孤幼務姑息然亦不事夏楚曰子弟可訓而不可威也

夏楚可震而不可翫也人自處於夏楚教將何施汝曹異日
得無絕讀書種子即可見汝父地下如徒業而生吾鬼有餒
弗來食已叔某素無行舅沒而益橫刻意隱忍之然憂患相
乘平居遑遑飲泣故一病遂不起疾革命母以男子歛母使
浮屠氏送葬春秋四十有八子燈傳國子監生燧傳烈傳皆
生員孫七人泰封履坦漸達升垣咸理晉堦鼎基先是處士
君葬青墩之來鶴莊某年月日以孺人耐焉孺人性婉嫕然
當義之所在毅然不爲人惑少未學嫁後始知書於唐宋人
文章能別出新解雅不信繙黃巫祝燈傳嘗避危疾里姬力
勸醮禳卒弗聽病亦尋瘳母徐嘗與論舉人君舉節事志曰
而父好舉節致而姊妹俱媼物聚於所好固然孺人曰是命

也兒姊妹皆知所重先人之畱貽者大矣其明達類此昔歐陽文忠有言見其子之賢而有正則知其母之有義方懷玉於里中所交如管侍郎幹珍洪編修亮吉皆孤生能以學行政術顯今得燧傳而三燧傳宜達雖不逮二人顧以立言自命其所成就當不在二人下觀孺人臨終不敢望旌而重資於文士之一言燧傳之以文章著宜矣然則出所學以成名於世者其類固各有所至哉

子 張

姪學彭 校字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十六

亦有生齋集文卷十六

三